

轉海單菜西中日今店飯東遠 路角北

菜西	菜中
水吉石法佛當真菜 菓士雞式力菜雞菓 咖布牛生治茄 啡旬利城子魚湯盤	水補燒清蔬文 菓士雞式力菜雞菓 咖布牛生治茄 啡旬利城子魚湯盤
▲八角五分小食 ▲一元五角大菜	▲一元五角大菜
水奶燒炸鮮洋烙口菓 菓尤鷄沙葱魚麻 咖蛋蝦生烟意青 啡雲治山大利豆 啡腿球式雞湯盤	水奶燒炸鮮洋烙口菓 菓尤鷄沙葱魚麻 咖蛋蝦生烟意青 啡雲治山大利豆 啡腿球式雞湯盤
雞竹雞山鮮新 了市上仁安	雞竹雞山鮮新 了市上仁安

目價間房店飯東遠

普通	二等	頭等	特等
五元	四元	三元	二元
連浴	連浴	連浴	連浴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牙醫 孫夏民

診時：上午十時起 下午二時止 星期日及下午休息

所診：南京路香粉弄 寶成銀樓對面

本行營業概要

統辦環球 電氣貨品 包裝電術 各項工程

地址：南京路 山東路口對面

遠東日報

【號七十五百三第】
(目價報定) (例刊告廣)

本報定價：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外埠加郵費。廣告刊例：第一版每行一元，第二版每行八角，第三版每行六角。長期廣告另有議價。

時新昌 綢緞洋貨 顧綉呢絨 廣告

本號向售各省名產綢緞，花色繁多，質地優良。現為擴大業務，特設廣告部，歡迎各界垂詢。地址：南京路三三六號。

油漆一新精神百倍

請用國貨

飛虎牌各種新色油漆

總發行：天后宮橋下 振華油漆有限公司

迎芳照相館

上海雲南路西興橋

冬季大贈品

放大 價目相

四寸	二張一元
六寸	二張一元二角
八寸	二張一元五角
十寸	二張二元
十二寸	二張三元

冠牛滋多功早點每價

洋罐心晚力方養體生

五一尤適偉試補餅園

角磅宜口效驗體乾製

◀店支路京南店總街盤棋店老地畝九▶

華達汽車行

本公司特備一九二六年新式亞而司摩皮牌汽車日夜出租，價格公道。歡迎垂詢。電話：二二二二。

味の素

上海雲南路西興橋

迎芳照相館

冬季大贈品

放大 價目相

四寸	二張一元
六寸	二張一元二角
八寸	二張一元五角
十寸	二張二元
十二寸	二張三元

上海太和藥房

總發行：天下

藥聖毒病膚皮癩瘋柳花治

每盒一元 每瓶五角

招登廣告

登

神心仙術 萬病移病

醫道人

本館專治各種疑難雜症，藥到病除。地址：南京路。

只此一家 時和

號老師首銀金裝洋 飾手樣時

銀金勳徽器金首金玉翡翠珍 盾盾章章血銀飾銀器翠石珠

公湛朱)

「就是生了五隻手，忙亂到天塌了也不見得辦得了。」再思想，與其答應不辦不到，不如爽快快回消他。不料他聽了我的語，竟以爲我不服從他而大發其威，他說：『一定這學先生，他常常在菸菜地方貪食我份，和我不能做就，要叫我滾蛋。』

如生長監般的生活，本來不願做，不過怕連累了保人，所以我沒有聲職，聽得滾蛋二字，真是求之不得。

（元）

A vintage motor vehicle, possibly a truck or bus, with a large canopy, parked on a dirt road. The vehicle is dark-colored and has a prominent front grille and large wheels.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wall or a large rock.

汪仲賢先生編輯青光的時候，我會站在青光裏發表過幾篇拆開污的文字，這其間有一篇的標題是「歸來」，是一篇很短卻帶有印象色采的小說，寫的雖然不好，却是在我的投稿史中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是我初次拙作。談言之，便是我投稿生活的開端，照此講來，豈不是很有紀念的價值麼？并且還有一層值得紀念的，是因為那一次投稿的署名，並不是我本人的大名或是台甫，也不是我的別號，却是我的一位親愛同學的名字至於我當時為什麼要用他的名字呢，這却因為我寫好了那篇的時候，我就想起了莎氏比亞庫府的著了，那位大著術家的真名，並不是莎氏比亞，莎氏比亞適是他僕人的名字，是給他臨時借用的。我一時想到了他，便照着他的方法實行，後來那篇文字刊登出來投稿的時候，我那位同學不知道是誰做的，又有見稿末註着「某校學生」，於是他就寫了一封信，預備去質問汪先生，可巧他同姓同姓的人，又碰着他寫了，就擋住了他的駕，這件事，直到現在，發信的時候，偏給我碰見了，就擋住了他的駕，這件事，直到現在，發留了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腦海裏，至有這位同學，我們已歇久未會，並且也未能常常通信，不知他現狀如何，不過我猜想他因為那一次之後，便引起他就稿興趣，料想他現在也在那裏操着這種生活哩。

從前有一家人家，起先祖上很有錢，後來子孫不肖，把家產都用了，還祇幾間房屋，因為窮得很，要想把房屋也賣給人家，當時就和一個買主妥議了價額，把房屋地基，一起賣給這人，買賣房產，當然要立張筆據，可是這屋主人還有些懸念不捨，便去和一個惡師商量，請代寫一張筆據，須將來有收回地基可能，這惡師得了屋主的重金，便用頭一縷，計上心來，當時就寫了一紙買賣契據，內中有二句道：「上賣房屋，下賣地基，便由屋主簽了字，給與買主，而收了屋主的銀子，買主見這張契據，一些也沒有差誤，自然無話可說，那知隔了幾時，這屋主忽然租買主打起官司來，廳主說，賣的房屋，地基却是自己的，但契據上明明寫的是上賣房屋，下賣地基，並無錯誤，買主怎又能服氣呢？於是兩個人，便到公堂上去受公訊，買主以為有賣契為証，有恃無恐，這裏屋主上賣房屋，下賣地基，「便變成了」也同了惡師像律師出庭似的到堂上賣房屋，不賣地基」了，上來，審判官一問明白了，兩造又爭論了好久，買主堅說是房屋與地基一同買來的，契據上寫得明明白白，惡師故意不信道，你拿來看，買主便把那張契據送給了他，惡師一面看，一面大聲說，這張契據上面，明明說的是上賣房屋，不賣地基啊，你怎麼偏佔他地基呢，說着，便把那張契據送給審判官看，審判官見紙上寫的果然是上賣房屋，不賣地基，「便不直聲，判決須將地基還給屋主，却弄得那買主，莫明其妙，一刹那間，紙土的字，竟會變了樣，便自認晦氣，連房屋都不要了，原來惡師騙了，當初故意寫了這兩句，他在堂上的落兒，在他的大手指甲上，早已沾了一些墨汁，待他看那契時，便不知不覺的把大手指甲在「下賣地基」的「下」字上，按上一按，下字加一撇，不是一個「不」字嗎，於是「上賣房屋，下賣地基，」便變成了「上賣房屋，不賣地基」了，

(逸)

量的條件，照某會的規例，還要一是他總是否敢推辭而不應承，好容張保軍，隨張保軍不但保我的信用，而且還要保我的恆心，要是我在一年內改就他業，要着保人繳出罰款一百元，我想一年的光陰，一剎那就過去，無論怎樣吃著，我總能忍耐一年，所以連忙把保單的格式抄了一張，

生住在黃家家庭的我，不要說一百塊，怕十塊錢就有人來替我擔保，我是最同鄉，而且還有一些親戚，某某是戰同鄉，而且還有一些親戚，我，我一連寫了三封信，要求他替我擔保，不料他連回信都一封沒有，只好讓我親自跑到他那邊去，可

這樣的過了二個月，一天，他拿出一件事務叫我做，要我四天内完功，可是這件事非要二三十天才辦得

賢公故

他們雖算是嚴查軍火，但折穿了講，北門本來是江陰最熱鬧的區域，也在路人身上揩些油罷了，有一次，我們五個人，正在望一個丘八，攔取過路者銀錢的時候，忽然纔在五六百萬以上呢，那丘八，回過頭來，看見我們在窺他秘密，他似乎很憤怒，舉起槍，向我們就瞄，大約距離只有百十步路，嚇得我們忙忙逃下去，從此便不敢再登樓去窺照他們的行徑了。

(十一) 異死一聲

我們在初十吃過飯，鼓着勇氣，又結了十幾人的團體，進城去，幸虧這不比那鄉間，丘八可以任爲，所以一路上也沒遇到危險，到得

據逃回的夫役說，開戰的時候，兩方面都在黑暗裏，胡亂開槍，我們（夫役）爲他們險些，子彈都縛在背上，從戰場裏爬過去給他們的，等到完了，又爬回後面，重復險些，頭也不能抬起來，因爲怕不經意，給敵方打死了，屍體也倒在城內，我們逃這時候，都要從他們身上

我的小学

如果上海的藥材店裏，發明一種衛生冰淇淋可以補身，那末雖是天冷，一般人們都要去賜顧哩，（陸維堯）

如果天氣冷到另度以下，把人們熱得不敢出來，那麼全上海的黃包車夫，不是要坐而待亡，沒飯吃哩，（陸維堯）

如果要是武昌城裏的人民，盡變成像牛羊等的反芻胃，那一定要減少了許多的饑鬼，（伏第）

等了數天，未見來函通知，他又到該處去探聽消息，豈知到了這裏，那塊勝寫社的牌子，早已除去了，只見裏面有幾個穿制服的人，（似是華捕，）把前後門看守，據說此種機關，實係騙局，在五天裏頭，來此報名的，有一千數百人之多，後來有人質問他們，祇招請百名的數，爲什麼有一千多人報名，還不止呢，她們自知情虛，就連夜溜之大吉，後來二房東知道了，就報告當局，派捕嚴緝，那些報名的人，至此接聽消息的，途爲之塞，一件文風的案情，至今尚未破獲，唉！上海街頭事情，真是新奇不有啊！

醉 美

文騙(續)

(承明)

等了數天，未見來函通知，他又到該處去探聽消息，豈知到了這裏，是那騙寫社的牌子，早已除去了，只見裏面有幾個穿制服的人，（似是華捕），把前後門看守，據說此機關，實係騙局，在五天天裏面，來此報名的，有一千數百人之多，後來有人質問他們，祇招請百名的數，為什麼有一千多人報名，還不止呢，他們自知情虛，就連夜溜之大吉，後來二房東知道了，就報告當局，派捕嚴緝，那些報名的人，必此探聽消息的，途為之塞，一件文騙的案情，至今尚未破獲，唉！上海滑頭事情，真是無奇不有啊！

我的小說

(陵金)

自從十一月二十七日那天，海上江郎提議老投稿家撰述小史以後，我的筆頭躍躍欲試的動機，好似廣場馳馬，猛加外力，速率大增，運動能照速率平方增加，到了今天，一發而不可止了。

可惡江郎，你也許筆被那撲過去的才盡的江郎，不然怎的想出這個專利的下策來，大家天天罵軍閥，可不料某報上新結了個文閥，雖然我們得安然在千里外神交文友，可是像在下不費投函稿，而正想嘗試的，由不得不封你個首罪魁的罪單，以便將來青史史的著者道：太史公曰：吾聞之憶梅云，江郎蓋……，唉呀，丟醜真怪，原來你是憶梅。

從前英國文家艾迪生在他主撰的旁觀報，刊刊就自述的文寫，誇頭說什麼誦其書者，必隨知作家之姓氏，輕歷、容貌、性情等等，所以也他老先生就先撰一篇自述，在下面正想從事投稿，要拿青史發明，也

張慕章、劉之窮士也，常小齋孤坐，與書史佐，值一日咏詩，忽扣扇而至者，為至友杜豪也，烹茗話舊，豪曰：與君相違，於茲二年，學業進步，定可知也，迄待詩一首以觀，章曰：余之貧窮，舉世莫若，單食壹餐，屢屢空乏，此惟謀舖毀而恐不贖，爰暇研究學術哉，言畢，獻上著王昭君出塞七絕詩二首，豪見之，自笑稱：形於面色，款曰：君而稿工也，及晚為十月望日，風清月白之夜，豪謂章曰：余略知曲譜，君以鐘名，何不彈小圓，作消遣之場，章念知己之言，許之，挑簾往，席地而坐，歌彈相和，頗盡一時之歡，謂章曰：聞中鑿溪，與江流通，微風鼓浪，波光耀金，足添胸中勝景，今夕消遣於斯，不如畫圖中矣，已而鐘鳴九下，豪曰：今日受舟車勞頓，精神疲倦不能久留，辭去，歸齋就寢，章隻影深憐，月下獨彈，將自作之自見歌，漸漸唱出，值憶里林把雲女士，泛舟夜游，及歸，聞鐘音斷續，令婢芳玉，謂舟夫曰：鐘音何處而來耶，曰：江畔之園，雲曰：距岸幾何，曰：約百耳耳，遂命舟近岸，偕婢登陸，徐步而至，時四顧寂寥，靜窺園中，果一人歌彈席上，雲聽畢，曰：嗟夫，懷才不遇，託幽魚草木鳥獸風雲之辭，以吐胸中之奇，余甚憐之，謂婢曰：此地有張慕章者，青年窮士，作書自娛，聲譽鵲起，今聽園中之歌，辭意慷慨，當世所謂寒窮士者，必此人也，若然，願結同步，玉曰：如思慕之，神當探之，不亦可乎，雲莞爾而領之，玉扣柴扉，生懼而拒，引以情告，章揖之入，玉探其姓氏狀況，果張慕章也，出而告之，同入園，白其盟婚之事，詳情盡告，生初忿其棄却，而後納，雲曰：婦已定矣，漸相親，生遂之至江畔，承風波浪而去，歸齋就寢，數日，值雲之兄挹安自滬歸，雲遂告之，安喜，修書寄郵，請其抵舍，翌日，章至，得青服之逆，及旬餘行文明式而結婚，明年春，大學招生之期，挹安使章及妹，肄業校中，及卒業，章為紗廠總辦，自此進入佳境，而無飢寒之憂。